

国考

公务员金饭碗锻造秘籍

[长篇小说]

林依尔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国考

「长篇小说」

公务员金饭碗锻造秘籍

林依尔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考 / 林依尔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214-05491-3

I. ①国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20050号

书 名 国 考
著 者 林依尔
责任编辑 何民胜
特约编辑 徐晓倩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302千字
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5491-3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—

春节刚过，易水寒就忙了起来，其实可以说，自从春节就开始忙，因为无数人在这个喜庆的节日或拎着礼物、或带着孩子来拜访他。

之前是这些人忙着来拜访他，现在则是他忙着帮别人张罗着相关事项，头脑中无数的人物列表在绕圈，绕着绕着，就把自己给绕晕了。

众星捧月，有点儿这个意思！这个时刻的他，就像万众瞩目的月亮那般。当然，再过上一段时间，月亮就不是他，而会转变成另外一个人或一些人了。

这一切都是由他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，自从公务员考试连年升温，报考人数暴增，公务员职位一位难求，他的位置就炙手可热了起来，他内心曾无数次庆幸，还好我把位置早早地就占好了。

早在2000年初，易水寒就预感到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，逢进必考是大势所趋。依他当时在财政局科长的位置，上下不能，左右为难，加之“钱袋子”里的内讧让他早有全身而退的想法，所以当2003年市政府机关人员调整的时候，他一发现人事局有这样还未被发掘的好差使，便快刀斩乱麻从“钱袋子”财政局跳到了人事局，端上了这个盛饭的金碗。当然，他不仅仅是自己端上了金碗，他还决定着别人能否端碗、碗是瓷的还是金的。

和财政局相比，人事局算是清水衙门，老婆当初很不能理解他的做法，天天在家给他撂脸子，说他在行政机关混了几十年算是白混了。

事实证明，这些年他可是一直在扎扎实实暗悟机关之道。近几年，老婆果然在家对他百依百顺，虽然对外还老是骂他榆木脑袋，但这只是一个策略而已，他和老婆就这样伪装着，守着满屋的宝藏。

易水寒今年 43 岁，是市人事局考试指导中心主任，数年前这个中心还门可罗雀，而现在被踩得连门槛都没有了。每年一到公务员考试报名的时候，连门外的出租车都会排得老长，就像深夜都市的夜店门口似的，火热的景象可见一斑。

和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动辄成百上千人争一个岗位、胜算太小相比，更多的考生将每年十月的“国考”权当练兵，目的更明确地指向了更有现实可能的“市考”。相对“国考”每 100 名考生中就有 98 人要被淘汰的概率，市公务员笔试的录取比例约为 25 比 1，从数字来看优势实在是很明显。

在“国考”的参考大军中，就有那些奋斗在我们身边的主人公们。题目太难，有人对着卷子挠头抓腮；速度太慢，有人答题卡都没填完；申论太正，有人写着写着就偏了题目。因此，大部分考生都在千军万马的角逐中败下阵来。

现在正是放寒假的时候，主人公们都在家好好总结和反省，有门道的就各显神通，最终目的是准备迎接下一次真正的战役——每年四月的省市公务员考试。

所以，大家明白易水寒为什么而忙了。工作安排是另一回事，他可以交给下属去处理，而需要他费时费脑的问题是：如何妥善处理各领导之间的利益关系？

关系户太多了，而且，越来越多了！这是他苦恼的中心，同时，也是他利益的中心所在。倘若处理得当，两方获益；倘若处理不当，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，那抹了他的官职也就跟抹去一张蜘蛛网似的那么容易。所以，这个位置也难！

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！从滴溜溜的眼珠转的频率来看，易水寒决非一个古板呆滞的人，所以，即便在仕途上行走是伴君如伴虎，他仍自由游走得留有余地。

长假第一天上班，易水寒正对着一堆文件发呆，突然听见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请进！”他马上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将面部表情调适到最勤政的状态，手握签字笔，拿着一份文件。

推开门的居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他顿时就失去了伪装的兴致，心里暗暗埋怨着门卫怎么又把上访户放了进来，一边尽可能礼貌地问：“请问您老人家有什么事？”

老太太讨好似的对他笑了笑，叫了一声：“寒崽。”还没等他回应，她立即朝门外叫道：“快把东西拿进来。”

易水寒被这样的称呼懵了头，记忆似乎被拉回到了以前，自从双亲去世之后，多少年没有人这样叫过他了。

正在他迟疑的时候，一个怯生生的女孩抱着一只老母鸡，还提了一袋红薯走进了办公室。

易水寒一惊，脱口说道：“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万一被别人看见了，就说不清楚了。”革命号称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，虽然现在的社会不时兴这一套了，可这下子群众都将老母鸡抱到办公室了，影响多不好啊！

正在阻挡之中，老太太走到他的面前，问：“寒崽，好多年没看见过你了，哎哟，吃胖了啊！”

易水寒认真地辨认着，在记忆中搜索着她的影子，突然惊喜地叫道：“您是五阿婆吗？”原来是自己老家的邻居。

“对啊，看来寒崽你当了大官还是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婆啊！”老太太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哪能忘记您老人家呢，小时候父母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吃住都在您家的。”易水寒的声音里顿时溢满了感情。

“是啊，我这些年还真是想你啊，可惜你父母过世早，咱们也好多年没见了。”说着，老婆婆撩起衣襟擦起了眼泪。

“别这样，五阿婆，您请坐；我给您倒杯茶。”易水寒回过头，见女孩还紧张地站在那儿，于是招呼道：“你也坐。”

易水寒为她们沏好了茶，女孩似乎冷坏了，哆嗦着手接过了茶杯。数九寒冬，外面确实也够冷的，还提着这么多东西。

易水寒用埋怨的口气说道：“五阿婆，您来看我就来看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呢？这些年来，我没时间去您那儿，已经够对不起您了。”

“你当了大官了，忙啊，我知道的。记得小时候你特别喜欢吃红薯，所以我这次过来，特地选了今年家里种的最大最甜的红薯带来给你。还有，带我孙女过来认识一下你，她今年大学毕业了，想考公务员，听说你是专门管这个考试的，所以叫她来拜拜师。来，阿兰，叫叔叔。”老太太介绍说。

“易叔叔，您好，早就听奶奶说起过您了，说您从小成绩就特别好，是我们

村的骄傲呢！村小的老校长也还记得您，老拿您当范例教育一代代的学生。”小姑娘嘴很甜地说着。

易水寒嘴上说着“不敢当，不敢当”，心想这个女孩口才还不错。只是所说的年代有点儿久远，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山村的一切了，没想到自己的师长们都还记着自己，心里一阵感动，也涌起一股惭愧。

他仔细询问了女孩学的专业，在校获奖情况等，以便迅速了解她的情况和特长。不过，问了一圈下来，他却有点儿失望了，她的一切都很平淡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成绩和特点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是他尽力推荐难度也很大。

算是帮父老乡亲做一件好事吧，他决定尽力辅导一下这个女生准备考试，当然，成不成就主要在她的个人努力了。

易水寒接下来就跟她着重谈了一些复习方式，说着说着，时钟已经指向11点了，于是他便转换话题说：“你们从来没去过我家看看，这好不容易来了一趟，我让老婆中午炒几个好菜，你们留在这里吃中饭好吗？”

说着易水寒便正起身去打电话，恰在这个时候电话自己响了，看了看号码，是陈副局长的办公室，他立即清清嗓子，拿起话筒说：“陈局长，您好！”

这是他多年的习惯，将每位领导的各个电话倒背如流，无论领导是用手机还是办公、家庭电话，只要一打过来，他能准确无误地在第一声问候中叫出领导的尊称。这是他做的初级功课，也是取悦领导的基本功，在意和牢记领导的一切事务，尤其是领导的爱憎好恶。

“呵呵，风萧萧啊，今天中午有空吗？”陈局长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。

“有空，有空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易水寒忙不迭地回答着。

“这样，中午我约了陆市长的秘书唐平吃饭，你也跟我一起去吧！”陈局长的声音依旧很亲切。

“好的，谢谢您的关心，那我中午和司机在门口等您”。易水寒应允着，然后和陈局长互道再见挂了电话。

定了定神，易水寒略显抱歉地转身对沙发上坐着的祖孙俩说：“对不起，中午局长叫我出去有事，我又不能不去。我现在叫老婆过来接你们好吗，让她陪你们吃饭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不麻烦你了，12点钟正好有车回乡里的，我们先走了！”五阿婆说着，起身就想走。

“这怎么行！”易水寒于心不忍，一个老人家在正月初八这么老远地跑来，结果饭都没吃就饿着肚子回家了，这在老家可是要被指着鼻子骂的。

“已经耽搁了你这么久了，我们阿兰算是有天大的福气了。”五阿婆感谢道。

易水寒更惭愧了，见她执意要走，连忙从钱包里拿出了100元钱塞到她手里，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也没能去看望您，这点儿钱您先拿着，自己买点儿东西吃。”

五阿婆正要推辞，易水寒拉着她的手一定要她收下，又转过去对小女孩说：“这样，三月份我们会办一个公务员考试培训班，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听课就可以了，我跟培训的老师说说，让他们给你免费听课证，你有不懂的地方多请教他们。”

祖孙俩千恩万谢地走出去了，还再三称他是好人。易水寒心里涌起一些温暖，还是家乡的人们淳朴啊，想想现在的自己，已经快忘本了。

不过，感动是暂时的，重新坐回办公桌前的易水寒立即回到了现实之中。

刚刚打电话给他的陈副局长，是单位6个副局长中排名第一的副局长，可别小看了这个排名，虽然大家同是副职，排名可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

有这么个笑话，某人的名片上印着：XX局副局长（排名第一，局长长期空缺）。虽然是黑色幽默，现实中也不太可能发生，可是却影射了某种现实。

目前的市人事局，虽然局长一职没有长期空缺，可是现任局长已经年近离退之龄，没有意外的话，陈副局长就是不二的接班人选，这也是易水寒不敢怠慢他的原因。而且，老局长也心知肚明，近半年基本不怎么管事了，只做些表面文章以求平稳退休，实际上大部分的工作已经交由陈副职来处理了。

陈副局长喜欢开玩笑，总是把易水寒叫成“风萧萧”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学过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似的，从易水寒一调入人事局，他就开始这样叫，很快这个外号就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代替了他的本名。

有一次，易水寒手下的科员小伍也失口叫错：“风萧萧！”话一出口，小伍立即意识到了，满脸绯红地看着他。易水寒大度地挥挥手放一马，毕竟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同志，万一被他训哭了传出去，不是显得他小家子气么，这样低级的错误易水寒怎么会犯呢？

易水寒不好责怪爹妈给自己起了个这样文绉绉的名字，但每每听到外号不舒服，也只得在心里默默埋怨陈局长：我爹妈都是老师，有文化，看看你那农民爹妈给您起了个什么名字呢，陈严，别人都以为你爹娘早就预料你会当上领导，所以特意将你单名取严，可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上次给你家送过年物资的时候，

早听你家憨厚的老子说过了,你爹姓陈,你娘姓严,所以就把你起了个名——陈严,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。

在心里默发了一通牢骚之后,易水寒集中精力开始思考主要问题了,中午为什么要请陆市长的秘书唐平吃饭?是陆市长有什么事情,还是单纯是唐平有事相求呢?叫上我,是因为公务员考试的事情吗?

易水寒边想边用钥匙打开紧锁的抽屉,拿出一个文件袋,那里装的是全市重要领导的个人简历,按理说,他是不应该拥有这些资料的,可他预料到了这些领导简历对他仕途的重要性,也许关键时候能帮上自己,所以早早找了组织部的朋友,将资料复印一份预备着,以备不时之需。

他抽出陆市长的个人简历看了起来,51岁,嗯,年龄上看是差不多,他的孩子现在应该在读大学或是毕业了。易水寒想着,便着重看家庭成员那一栏:陆强,1985年出生。正好是22岁,应该就是今年本科毕业了。

合上文件袋,易水寒对中午的饭局议题有了数,唐秘书十有八九就是为了陆市长的公子考试来探探路的,这样的事情市长怎么好亲自出面呢?如果秘书作为心腹这点儿事也看不透,那这秘书就是白当了。看起来,市长还是很信任秘书的,得好好接待,不能有半点儿失误,要是帮市长把这件事情办妥了,那我易水寒提拔还不是迟早的事情。

角落的老母鸡扑腾着翅膀“咯咯”叫唤起来,看来它也饿了,易水寒连忙打电话叫老婆来办公室拿走这些东西。

11点45分,他找到了陈副局长的司机小汤,跟小汤站在车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一边等着局长的到来。

易水寒没有自己开车,他明白中午的饭局不喝酒是不可能的,局长不可能自己豁开量去陪秘书喝酒,那么能陪酒的就只有他易水寒了,所以在离开办公室之前,他先吞了两片醒酒药,这种药早吃比晚吃要好,这是他多次战斗总结出来的经验。

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,要是市长亲自来了,那局长就是喝到胃出血也是要撑的,今天只是秘书打前站,所以局长没有必要亲自出马,于是叫上了他。

为什么不叫别人呢?因为如果此事一旦开展起来,是不可能绕得过他这个考试中心主任的,既然是必经之路,不如干脆早点儿让他经手,反倒显得互相之间坦诚相待,行政部门为民办事的“首问负责制”在此同样适用,尤其是为领导办事,

更要严格执行。

易水寒心里这样盘算着，就见局长大步流星地从办公楼走了出来，他立即跑过去接过公文包，司机小汤连忙把副驾驶的门打开迎接局长入座。

陈局长今年 45 岁，虽然人到中年却保养有方，显得很年轻，但也算人事局的元老级人物了，他 21 岁大专毕业之后，一直勤勤恳恳地在人事局待着，从科员、副科长、科长一步步爬上来。一转眼 24 年已经过去了，他也从当年的那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年轻的局级领导。

为什么说他年轻呢？在市局 6 个副局长之中，他是最年轻的，发展前途也是最好的，所以由不得小汤和易水寒不好好伺候着这位未来的正职大人。

“去帝豪大酒店。”陈局长吩咐司机道，又转身对易水寒说：“中午吃饭你要挑重担啊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现在头还疼着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还按按太阳穴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局长您辛苦了。”易水寒连连答应，果然跟他预计得一样。

“没有办法啊，开了一上午的会！”局长长叹一声，眯上眼睛开始闭目养神。

易水寒本想侧面打听一下饭局的中心任务，可是看看局长没有要说的意思，只得把疑问藏在了心里，也许局长自己也没想清楚，或是不能完全把握事情发展的脉搏，只得走一步看一步，见机行事吧！

帝豪大酒店到了，这是本市最好的酒店，也是政府部门定点的酒店，大厅的金碧辉煌让外面白昼的太阳都黯然失色。

这是当今各个城市发展的象征和标志，无论多么贫穷和不发达的城市，一两家上档次、上规模的酒店总是不可或缺的。以河安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，是无力兴建此类五星级大酒店的，可实际上，近年来，四、五星级酒店却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业。

他们进了电梯，偶然遇见市委秘书长一行人，局长一改路上的沉闷，连忙上前紧紧握着秘书长的手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秘书长好！”

秘书长向他们点点头，寒暄了几句工作方面的事情，陈局长一副认真热切的样子，易水寒看着不禁在心里感叹：官大一级压死人啊！

市委秘书长是市委常委，直接向市委书记报告和负责工作，不管走到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陈副局长要想把“副”字去掉，不跟常委们搞好关系是不行的。

就他俩的熟络程度来看，易水寒估摸着陈局长也没少在秘书长身上下功夫，但也不难看出，秘书长绝对不是陈局长背后那座最稳的靠山。

电梯直达5层餐饮包厢区，陈局长的包厢明明在左边，可他领着司机和易水寒硬是把秘书长送到了右边那个最大、最豪华的包厢门口，才点头哈腰地恭送秘书长进了包厢。

在包厢开门的那一刹那，陈局长看得真切，市委书记高大的身影正在站着跟一个客商模样的人握手，看来，秘书长是陪书记和客商吃饭没错了。

绕了个圈，陈局长一行才走到自己的包厢门口，临进门之前，局长吩咐小汤：“虽然今天是唐秘书请我们吃饭，但是毕竟我们第一次跟他吃饭，等一下吃得差不多了，你去买单。”

小汤也深谙其中缘由，连忙点头表示明白领导意图。

唐秘书早来了，这时候赶忙站起来迎接陈局长，没等唐秘书开口，陈局长已经抢先一步握住了他的手，一边不断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唐主任，我们上午开会开得太晚了，让您久等了。”

唐秘书立即说：“哪有，我也刚到，不好意思，您这么忙，还麻烦您出来一趟。”

陈局长马上把话接下来了：“您这样讲就看不起我了，谁不知道您代表陆市长，好多人排着队请您吃饭，您都不一定给面子，今天能请我吃饭，那是给我面子，求之不得呀！”

一阵相互吹捧过后，陈局长向唐秘书介绍了易水寒和小汤，易水寒握着唐秘书的手说：“久仰大名。”

唐秘书客气了一句，也没多问，他到了市长秘书这个位子之后，类似的奉承话听得太多了。而对于易水寒来讲，这句话并非普通的奉承话那么简单，也是有他的实情。毕竟全市机关就这么大，转来转去的总可以听见一些传说，所以许多人都是未曾谋面已先知其人了，例如易水寒对眼前的这个唐秘书也是如此。

易水寒听过关于他的传说，早知唐平是一个年近四十的精干之人，在市政府当了10年的科长，去年才被安排给陆市长当秘书，说是工作了10年都是瘦得像根火柴棍，才当了一年多的秘书，就像被吹起的气球一般，虽然还可以称之为火柴，但已经是火柴头了。

这样的坊间玩笑，大家也只是在饭桌上谈谈，却也反映了一些事实，眼前的唐秘书啤酒肚的确是挺了起来，可见副市长秘书这一职虽然官职小，但油水还是不少的。

唐秘书恭敬地拿过菜单请陈局长点菜，陈局长点了几个招牌菜之后又让给唐

秘书，唐秘书又请易水寒点单，易水寒连连摆手说听您安排就行，于是唐秘书又点了鱼翅羹和几个家常小炒。

司机通常是最受忽略的一个人，所以小汤也很知趣，早早退到一边看电视去了，不参与他们的谈话，也不加入到他们的客气之中。

通常，对于天天在外吃饭的官员来讲，点菜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，每顿都在外面吃，吃到味觉退化得自己都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了。

点菜这个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就剩下喝酒了。

喝酒更是件让人挠头的事，眼前这一关还不得不过，果然唐秘书请示道：“局长，您看中午喝点什么？”

陈局长果然狡猾，说：“老弟，哥哥给你交个底，喝酒我是喝不得了，昨天晚上省厅来检查，陪着他们喝了好几瓶白酒，现在头都是晕的。下午还要接着开会，你也要上班，要不咱们就不喝酒了吧！”

“不喝怎么行，咱们第一次吃饭，虽然我是一个小秘书，但请哥哥喝几瓶酒的钱还是有的。”唐秘书暗暗戳了一下。

陈局长不好再推辞，看看易水寒，又对唐秘书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就只有三个人，又是中午，要不就开瓶红酒吧，意思一下就好，下午大家都要上班，喝得脸红脖子粗影响不好！”

“好吧，先来一瓶长城干红！”唐秘书跟服务员说道，顺便把手中的菜单一并递过去。

“我就喜欢老哥你的爽快，说实话，喝酒真是难喝啊，每次我一边灌着白酒一边想，说不定哪一天就把命都卖给了革命事业！”唐秘书感叹道。

菜很快就上来了，大家斟着红酒，边喝边聊，倒也轻松自在，易水寒也暗中松了一口气，又躲过了一顿酒。

推杯换盏一番之后，唐秘书看看气氛差不多了，开始切入正题了。

“陈局长，老弟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情，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？”唐秘书试探着问道。

陈局长很是爽快：“你说吧，只要用得着哥哥的地方，只要不违反党纪、宪法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。”

易水寒听着暗暗揣测：陈局长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鼓励他说，还是想堵住他的嘴呢？

唐秘书果然很会见风使舵：“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怎么会让哥哥做呢，影响了您的前程，我不是自取灭亡嘛。”

“哈哈，老弟你倒是不用担心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你有什么事情还不是陆市长一句话，就把你给兜住了！”陈局长不失时机地把陆市长抖落了出来，暗示唐秘书直说，估计他也早就猜到了此次饭局的用意所在。

唐秘书也听明白了，立即接着：“老哥，不瞒您说，这事还真的跟陆市长有点关系。”

“真的？什么事？”陈局长歪着的身体马上坐直了，似乎陆市长就站在他面前似的，毕恭毕敬地问道。

陈局长所有的表情动作都十分自然，似乎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似的，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易水寒不禁暗暗佩服他的功底，原来局长就是这样当上来的，既要会干事，还得会演戏。

唐秘书有点儿迟疑地讲：“其实，陆市长本身没跟我说什么，主要我们跟班的也要有前瞻性，什么事情都必须想在前头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陈局长连连点头。

“陆市长有一个独生子，陆强，今年7月就要大学毕业了，前一阵子听陆市长提过一句，他报考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，陆市长还是很支持他走仕途的，毕竟他家这个传统就挺好的，父亲是个市长，儿子将来当个省长也是有可能的啊，何况陆强本身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。”唐秘书介绍道。

“哦，他有个这么优秀的儿子啊，我以前还不知道呢。”陈局长恍然大悟道。

“是啊，他在大学是系学生会主席，组织和领导能力可能都是遗传他父亲，成绩也很优异。只可惜，这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差了几分，遗憾啊！”唐秘书感叹道。

“那是可惜了，不过，接下来又有省市公务员考试啊，可以建议他好好准备一下，既然考中央的只差几分，考省市公务员不就是小菜一碟嘛！”陈局长索性把话挑明了。

唐秘书眼前一亮，拍着桌子讲：“哥哥，你跟我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建议他考本市公务员，他父亲在本地有这么好的基础，强过他单枪匹马地到外面闯荡啊。就拿我们来讲，在行政单位混了几十年，多想有个后台啊，哪有现成的资源不利用的呢？”

“就是！”陈局长也赞同不已，大家齐在心里叹息，怎么当初自己没摊上个当副市长的父亲呀。

“这样好不好，我把陆强的基本情况介绍给你听听，看他报考本市哪个单位比较好。他是重点大学的应届毕业生，经济学专业，22岁，英语过了四级，学生党员，优秀学生会干部……”

陈局长一边听一边点头，似乎把唐秘书的话全部消化进了心里。

唐秘书介绍完毕，陈局长举起酒杯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现在全市的公务员职位招录表还没定下来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，必要的时候，还是需要请示一下陆市长，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局长，很多关键的人物和环节还是需要他老人家亲自下指示的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当然！”唐秘书跟他一口干了杯中的红酒，拍着陈局长的肩膀，似乎两人真成了亲兄热弟。

易水寒做好了喝酒的准备工作，此刻却没派上用场，看他两人谈得热火，自己只好低头吃菜。

唐秘书跟陈局长热络完了，站起来举杯向着易水寒敬酒：“不好意思，因为此事隐蔽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所以我就没叫其他的人来陪易主任喝酒了，我自身也不胜酒力，只能尽量作陪。”

易水寒也连忙站起身，说：“您这样讲就太客气了！”

“易主任，今天您能来赴宴是看得起我，以后陆公子的复习应考，绝对少不了您的指点啊。”干杯过后，唐秘书果然话归正题。

“能为陆公子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，自然会竭尽为之，但我的水平有限，担心辅导不了他这个高材生啊！”易水寒谦虚道。

“谁不知道您掌管着全市的考试资源，手下的培训官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当然，最厉害的就是您这个排头官了，名牌大学毕业不说，这些年，经您指点的公务员不知道考上了多少呢！”唐秘书夸张地说。

语气虽然夸张，但也是事实，这些年来，易水寒辅导和推荐了不少人走上公务员岗位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位置炙手可热的原因。

陆公子可是今年最重要的培养对象了，他在心里下了一个定义，虽然也有不少自称为某某领导的亲戚的人，来头也不小，但都比不上像陆公子这样的直系亲属啊！

陆市长跟陈局长在单位的排名一样，也是第一副职。当然，副市长与副局长之间就千差万别了，第一副市长也是市委常委，这也就不难理解陈局长为什么对陆市长秘书也客气有加了。

午宴在大家的热闹和客气中结束，司机早早去买了单，唐秘书再三握着陈局长的手说：“局长，明明是我请您吃饭，可您这么客气地买了单，叫我怎么好意思呀！”

陈局长笑着说：“我当哥哥的请你吃个饭这是当然啊，你多帮我在市长面前美言几句就好了，万一到时候哥哥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也多给我提个醒！”

陈局长果然是老江湖，不但考虑到事成之后，还考虑到事情风险性，万一没办好，也好有个人帮自己说话，还能通风报信，不至于让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唐秘书说：“哥哥您办事滴水不漏，这事交给您我放心，不过……”他凑近了对陈局长说：“这事千万要保密啊，陆市长还不清楚，我找个合适的时机向他汇报一下，如果他也有此意，我也好讲是哥哥您给我出的主意呀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陈局长大笑着收纳了唐秘书的好意，互相道别。

坐上了车，陈局长思忖了一下，跟易水寒和司机小汤说：“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你们知道就好，千万不要外传，否则后果我们都担负不起的。”

易水寒和小汤连忙保证说：“绝对不会有下一个人知道，连自己老婆也不会透露半个字。”

陈局长满意地点点头，补充一句：“陆市长是个好领导，事成之后，好处肯定是少不了你们的。”

易水寒笑着，心想：“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您自己吧！至于我，年纪也大了，提拔我当个副局长也不太可能，更何况，一般的副局长我还不愿意去当呢。也许，我跟司机一样，捞点油水也就算了，只是您恐怕会名利双收了！”

二

两天后，唐秘书致电陈局长，表示陆市长很感谢他的建议，只是不知道现在全市有哪些招考单位。

接了电话，陈局长立即将全市招考职位的暂定表亲自送到市政府，唐秘书接待了他，说陆市长这时正在召开市政府常务会，不能接见他，日后要多多麻烦陈局长。

陈局长虽然有点儿失落，但也立即点头答应：“应该的，你们能用得上我，是我陈严的荣幸，不过，这个资料现在是保密的，千万别走漏风声，要不我们都得担责啊！”

唐秘书将他送到门口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分寸的，多谢您！”

陆远达，河安市市委常委，排名第一副市长，当年大专毕业的他曾在中学任教5年，受够了清贫的教师生活之后，痛下决心弃教从政。后来，通过努力获得了党校研究生文凭，历任市文化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官员，历经20年的政治磨砺，终于走到了副市长这个位置。

此刻，虽然陆远达坐在常务会议室里开着会，但这一切都在他的遥控之中，唐秘书已经通过短信向他汇报了陈局长来访之事。在一切还没有明朗化之前，他

不能露面。

会后，陆远达果然在办公桌上看到了这份标写着全市 20 个招考单位、50 个招考职位的暂定表，坐在黑色的老板椅上，他对着薄薄几页纸研究了一个下午。这是决定儿子事业开始的起跑线，不能有半点儿闪失，要不然就会搭进儿子几年的青春，自己年轻的时候曾走错几步，现在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能重蹈覆辙。

将近下班的时候，他打电话通知唐秘书，明天一早叫团市委的周恒书记来办公室找他。

周恒是团市委书记，全市最年轻的正处级领导，今年才 35 岁，陆远达对他有知遇之恩，也就是说，周恒在仕途上成长得这么快，跟陆远达的点拨和提拔是分不开的，这也是陆远达准备将儿子放在他单位的原因之一。

第二天，周恒来到陆远达的办公室，两个人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，拍拍肩膀好不亲热，密谈了近两个小时，陆远达才满脸笑容地送走了周恒。

人事局连开了几天会议，又通过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，报送省人事厅审批之后，河安市 2007 年公务员招考职位表总算是定下来了。在没对外公布之前，陆远达就将正式职位表拿到了手。

在经历了一系列烦琐而秘密的操作之后，他为儿子钦点的位置是团市委科员一职，职位要求完全按儿子的条件设定：本市户口，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，24 岁以下，中共党员，经济管理类，英语四级以上，优秀学生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虽然限制条件比较多，这样的要求和规定也是合理合法的，外界也看不出什么端倪，唯一有点儿惹人好奇的就是：为什么团委工作要求是经济管理专业呢？但这样的问题一旦有人提问，大家自然会有合理的解释。

从陆远达的角度而言，他做得并不算过分，尽管是为儿子量身订制了一个职位。但是，儿子还是要跟其他人一样参加考试，尤其是笔试那道关口，对所有考生都是公平的。退一万步而言，他可以利用手中权力，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获取试卷信息，可这对于他来说不值得，万一东窗事发，他的仕途和清誉都将毁于一旦。更何况，儿子从小到大的成绩都还不错，这次虽然遭受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失利的打击，不过要是好好训练一下，考上团市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他悄悄安排的这一切，儿子并不知道，之前陆远达只是告诉陆强：“寒假好好在家看公务员考试用书，每天必须做一套测试题，有什么问题向我反映。”